

文学史料研究·朱洪涛主持

你要“放痞”去做一件事

记得往昔阅读桑兵、罗志田、葛兆光等人的文章时,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如果把他们名字抹掉,换上张三李四,你绝不会有雷同之感。换言之,他们的述学文字很有个人印记。文学创作讲究独一无二,论文写作同样追求丰富而独特的文字表现力。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何提升史料论文的文字表现力?

大约很多人如我一般,看人家的论文一般只看标题、摘要、页下注。正文部分往往以最快的速度扫过。成年人的漫不经心在阅读论文上有很明显的体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者是专业读者少了耐心与余裕,二者是论文的文字表现力令人担忧。就以史料论文而言,有时给人味同嚼蜡毫无人气之感,常被讥讽为堆材料、不会下断语。这种情况不能说很少,因为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多、快、省地写论文渐渐演变成了必须完成的工作,谁还会仔细研究史料内外部的联系,谁还会仔细考究述学文字的表现力呢。

史料论文较容易的路子就是把发现的一则佚文、一封佚信稍加钩沉撮述,然后去投稿发表。这上手容易,提升实难。如果处理较复杂的人物、较长时段的问题,假设史料的完整度还很低,那这种简单的路子简直行不通。处理一些较为复杂的史料问题,一者需要科学评判史料的能力,二者需要大胆的艺术想象力。1921年8月13日,胡适与顾颉刚谈到历史研究的话题,胡适的大意是史料总不会是齐全的,总是一段有一段无,尤其是缺乏史料的段落,就得需要研究者大胆的想象力来填充,即便有可靠的史料,“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interpret)史料也极为重要”(《胡适日记全编》卷三)。这提示我们,挖掘展示史料固然是新发现,予以阐明和生长意义也必不可少。研究史料需要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付祥喜老师研究胡适与中山大学关系问题,在史料缺失之处做勾连贯串,我以为是胡适提倡方向上的努力,郭昆仑博士的夏衍与《新民报》佚文考释亦作如是观。

这样说来,如何提升史料文章的文字表现力可能是思路问题。如果研究史料依凭经验、资历、学养,如老吏断狱把一件案子断得明明白白,尤其在破案过程中面对万千观众把案子内部的关节脉络津津有味地侃侃而谈,仿佛老辈说书人袁阔成讲《三国演义》评书,叫好又叫座,这真是读者的福音。史料论文本身没有规定必须如何写法,不过文字好总归是锦上添花之事。一本正经言理与一本正经瞎扯大约就是对门邻居。

如何提升文字表现力与诸多因素有关,借用胡适日记里一句话,“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胡适日记全编》卷五)。我的理解是,研究史料要心细,也要大胆,不要被框住了,史料框住了,思路也框住了,文字就畏畏缩缩,当然也没有太多表现力,可读性就很低。